

漢文教科書

秋山四郎編

卷之三

375.9
Ak9
資料室

*Book
to belong to
M. Ruz...*

30323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902

2000302332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Ak9

火山四稜
融
賀川五文

22, /
25
27
29
4
大廣
學
圖書

賴戶瀨戶
燒
入學類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faint trace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large circular scribble at the top right and some faint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right.

室 持 費

秋山四郎編
廣川正之

漢文教科書

東京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This is to be...

Ramagun



漢文教科書卷之三目錄

織田信長	一	賴	襄
桶峽之役	二	賴	襄
桶峽	四	太田元貞	四
平手五郎右衛門畫像記	四	鹽谷世弘	四
勝安芳誠書生	五	賴	襄
秀吉與輝元和	六	藤井	啓
花朝下淀江	八	藪	懋
赤馬關	八	依田百川	八
觀活機攝影記	八		

漢文教科書

卷之三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長政直言

賴 襄 一〇

福澤諭吉誨子弟

一二

赤埴重賢小傳

芳野世育 一三

彦山

廣瀨 建 一五

鹿兒島

龜井道載 一五

玉川綱香魚記

三島 毅 一五

烈士喜劔碑

林 長孺 一七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一八

記古露羅土長峽

二二

隈川雜咏二首

廣瀨 建 二二

高山彦九郎傳

賴 襄 二二

送高山生序

柴野邦彦 二五

觀曳布瀑遊摩耶山記

齋藤正謙 二六

遊箕面山遂入京記

齋藤正謙 二七

山岡靜山先生傳

中村正直 二九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三一

冬夜讀書

菅 晉帥 三三

鴨水樓雜吟

梁川孟緯 三三

節齋森田先生小傳

土屋 弘 三四

泛遊小品節錄

依田百川 三五

橋本景岳墓表

重野安繹 三九

論公德

四二

送木下士勤序

鹽谷世弘 四五

泊天草

賴 襄 四七

古岳庵記

森田 益 四七

西鄉南洲傳

土屋 弘 四八

黑江穎墓誌銘

重野安繹 五二

梅谿遊記三

齋藤正謙 五三

蹲鴟子傳

賴 襄 五四

沼津十六景記 節錄

三島 毅 五六

筑前城下作

廣瀨 建 五九

霞關臨幸記

重野安繹 五九

恩光閣記

三島 毅 六一

四郡昭忠祠碑記

三島 毅 六二

精

經橫東西其
策(全)

中原還逐底。投筆事戎軒。
經橫汁不就。康慨去猶存。
伏策謁天子。驅車去塞門。
清纓散髮與國。馮驩下東藩。
辭却陟高神。老淚望平原。
杏林深寒鳥。空山泣夜猿。
既傷千里目。星鬢七折魂。
豈不障難觀。深恩國士恩。
列布無二諾。復言願重言。

功名誰復命。

目錄終

漢文教科書卷之三

秋山四郎編

織田信長

賴 襄

勘十郎後稱武藏守
位前神位之前也
拈指取物也

信長幼跌蕩喜武事。被服奇偉喜帶大刀。其出行街市。或憑人肩。餽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泗聚近士。令以竹槍鬪。曰槍利於長。乃造二丈槍。及嗣立。稱上總介。次弟信行。稱勘十郎。嘗為信秀設法會。信長與信行偕往。拜位前。觀者甚衆。信長先進。攫香投。鑪內。一拜而出。信行整容拈香。拜伏久之。觀者竊

9 ng hsh

天文二十二年

譽信行有西海僧在衆中相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然信長放縱日甚平手政秀驟諫之政秀之子有名馬信長請之辭弗肯獻信長怒遂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二十二年正月政秀遂自殺信長驚惋自咎屏居不出爲建佛院名曰政秀寺忌日必詣輒自矢曰吾徒悔無益當改過厲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隣國齋藤秀龍以其婦翁欲一見四月會于富田正德寺秀龍豫使將士盛服列坐欲延信長過其前以試其動止也至期秀

富田在美濃

行人將命之人也

春日丹後守堀田道空

龍微行潛道傍民舍以視信長過信長爲茶筌髻著闊袖穿虎皮袴佩繩緹刀及大瓢健士八百人弓銃朱幹槍各五百從其前後秀龍以爲信長麤野命其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至寺入屏風中結髮更衣而出儀容閑雅雖從者皆驚秀龍使其二宰春日堀田出迎信長不與言過群士前上堂倚柱而坐頃焉秀龍出信長如不見者堀田進曰是山城守也信長乃顧秀龍曰適在道傍民舍中所見者何酷類公也乃接見之於是秀龍復命具酒饌如儀既畢自送信長者數里既別目送久之曰吁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

不爲之贊幣也。信長時年二十。

桶峽之役

賴 襄

永祿三年

今川義元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久間大學守鷺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笠寺兵數戰不決。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大學定宗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運糧大高。而且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救。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事機。

得

幻音愚夢幻也。

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信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卽被甲上馬。單騎舉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

秀高扣馬諫曰。彼大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且聞吾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

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縱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二千餘級。乃賽熱田而還。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清洲。大高沓懸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天下。

桶峽

太田元貞

太田元貞。號錦城。加賀人。
文政八年。歿。年六十一。

荒原弔古古墳前。戰克將驕。何得全。怪風吹雨。晝如晦。驚破奇兵降自天。

平手五郎右衛門畫像記

鹽谷世弘

此爲織田氏臣平手五郎右衛門之像。君於清洲死。

國原

祭曰血食。史記陳涉世家。置守冢三十家。穢至今血食。

諫臣中務太輔爲子。於箕形原戰死。臣監物爲兄。天正二年九月。死於長島之役。無子。監物之孫忠左衛門。諱言親。仕加州大夫橫山氏。至今血食二百餘年矣。忠左衛門若干世之孫某。命畫工摸其真。郵寄以徵余文。披而覽之。擐甲結束。如將赴戰者。眉目清揚。意象深沈。其中之所蘊。可想而知已。夫有進死一尺。無退生一寸。古之勇夫。孰敢不然。然仕暗主者。不免時有怠心。其意氣奮揚。視死如歸。唯事英主者。爲爾夫織田公。一世之雄。用兵如神。其尤稱奇捷者。爲桶峽之役。爲稻葉山之役。爲觀音山之役。今君之所赴。

爽明也。左傳昭公七年。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爲桶峽乎。爲稻葉山乎。爲觀音山乎。不可得而知。第觀其威神。見乎眉宇者。如有聲曰。今日必無今川氏矣。無齋藤氏矣。無佐佐木氏矣。生氣凜凜。躍然欲起。雖則摹寫之妙。亦非由其精爽有貫徹百世者乎。方今夷蠻鳴張。數窺邊海。有恐嚇之言。有侮慢之形。假使若君父子昆弟者。生在斯時。應如何敵愾矣。而天下之士氣。奄奄不振。如凍蠅病蟬。然此何所由而然耶。觀乎此像者。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勝安芳誠書生

勝安芳誠書生曰。人臨難。畏死固可鄙。然以速死爲

懷撫招切急也。

快者亦不足貴。本邦人性慓急。動輒決死。是其弊也。吾嘗謂我邦武士。莫盛於元龜天正際。然當時風尚。以一死潔身。為能事畢。不復顧後患。夫欲擔萬般責。任於一身。自非堪至艱至難。綽綽有餘裕者。則不能也。嗚呼。方幕政之末造。出入生死之途。踏窮厄。練心膽。終成皇政維新。洪業者。既歸黃土。今之當局者。概其支孽耳。此後十年。當調理庶務。振揚國威者。懸汝等書生肩頭。汝等果能耐此重任否耶。以予所見。近時書生。不過僅修一二學科。具多少智識。而天下者。一大活物。非區區死學問。小才子所能辦。必也凌世。

間慘風。飽人生酸味。知世態。盡人情。然後可與談。經世之要務矣。吾告於後進輩。宜投身困約。磨實才。於死生之際已。

秀吉與輝元和

賴 襄

天正十年四月。秀吉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加藤清正先登。浮田氏兵繼之。冠山兵盡。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于蛙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吉川元春乃舍因幡而來救。

武殿

檣梢上設架如鳥巢樹而栖也

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廂山輝元在其後秀吉分
 二萬人當之益築防使峻城兵結檣而坐元春隆景
 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
 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
 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舉來援
 請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
 歲而中國可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乃命明智
 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禰等率
 兵三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
 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往

長谷川宗仁

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當是時高松城
 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東軍
 大舉且至遂使使議和秀吉未之許也六月有人稱
 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覽之所知宗仁者變報也
 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本能寺弑之右府者
 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
 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不去明日
 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卻之曰當俟明日議之明日
 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
 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

城將清水宗治也

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吉和。今信長死。彼軍情沮廢。危疑萌起。我乘是時。掩擊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幸於秀吉也。何則。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舉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祕其事。速成前議。今正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吾使人候

多稱美之辭也

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直。儻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

花朝下淀江

藤井 啓

桃花水暖送輕舟。背指孤鴻欲沒頭。雪白比良山一角。春風猶未到江州。

赤馬關

藪 愨

藪愨號孤山。肥後熊本人。仕為藩教授。寬政二年歿。
長風破浪一帆還。碧海遙廻赤馬關。三十六灘行欲盡。天邊初見鎖西山。

觀活機攝影記

依田百川

傳神描景之妙。至泰西攝影之術而極矣。鏡中之花。水底之月。一草一木。一鬢一髮。殆是天工也。唯闕四

鏡花水月言如寫花於鏡中。如見月於水底。狀其描景傳神之

妙也。

肢運動與雲煙變幻耳。誰知精日益精。巧日益巧。使其運動變幻。宛若睹其景而接其人。有所謂活機攝影者乎。開場東京神田街錦輝館。一面垂白布。漠不見一物。告白者進高叫看官。是為某工場門前光景。噴泉灑路。童子遊戲。電車往還。言畢。鼓樂興。忽現出鐵欄疊磚。一大厦屋。有童子七八人。遊戲其前。騰脚搖臂。轉眼動頭。又有一水龍車。吐水纏纏然。或昂或低。旋轉不已。忽見一輛電車。自左邊來。輪轉車走。疾若奔雲。次為佛國女子若安焚殺狀。女縛在十字架。火起其下。焰舌閃爍。有監刑官。如云火勢慢。一人從

若安佛國村落少女憤英人奪佛王位謁佛王陳己意佛王授

大將印託以恢
復大業若安遂
驅逐英軍使佛
王即位後爲奸
臣所嫉再與英
兵戰不利被捕
處火刑

斑鳩多栖山村
頭項有白斑文

右轉向左取薪投之黑煙滄渤女子沒矣次爲米國
那耶伽刺大瀑巨川一截奔流如箭奇觀也次爲佛
國巴黎市街車馬奔馳往來如織有一老婦蹣跚避
車而行又一少年手持紙片戲路旁小兒小兒譁然
相逐手脚運轉毫不異生人而其最驚目者米國比
府農家婦餌鳩圖也一群斑鳩聚於庭婦取粟於裙
中撒之群啄逐逐然忽有一狗馳來鳩驚翔空其羽
翩翾旋復集如故一翔一集恍如聞其聲又紐育府
火災救人圖尤使觀者膽落魂顛焉一厦屋火起黑
煙自窻湧出有防火夫攀梯而登手擁一女子降在

英王衣理左部
須之繼王位也
舊教徒不從而
欲迎立蘇格蘭
女王迷理不成
迷理固信舊教
且其內行不修
終爲國人所逐
依衣理左部須
因幽之十八年
會有舊教徒欲
擁立之者事覺
處之死刑
馬頭埠頭也但
此處謂人騎馬
其馬頭隱現於

下者受之去火益烈煙益漲火夫鼓勇再登復擁一
黑衣幼兒降受之如初忽見焰煙暴起厦屋崩壞矣
滿場喝采如雷次爲蘇格蘭女王被斬狀女王著赤
色衣有卒布掩其面王跪置頭於木架削手斧下頭
墜轆轤滾前監刑官進執之高揭示衆有一女子布
掩眼而泣蓋侍女也其他如比府海濱激浪起伏一
去一來馬頭隱現澎湃洶湧之聲宛在耳底又米國
女優演胡蝶舞飄揚盤旋五采衣服煥燦變化並絕
奇也凡如是類二十餘幀今不具錄按此戲不始於
今日嘗觀彼土所傳小兒戲具有類此者唯規模稍

激浪中此係當日親睹是技者話

小耳蓋其法每一圖必副數十幅其屋舍樹木皆同獨人物體勢每幅不同聯綴爲一長幅以電氣疾廻轉之觀者目眩視數十幅如一幅而其體勢則變矣猶視活人物也凡天下之奇幻不測者深究其理講其法皆平庸易曉豈唯此戲然世漠不之省豈其智之不足乎蓋用心之不切也書以問世之好事者

長政直言

賴 襄

秀吉大召諸將會議行臺曰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何時定乎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吾留家康使守吾邦無復所顧慮焉今舉國內兵雖少猶可得三十萬因

前奉曰輓後送曰推
淺野彈正少弼
長政
佛音佛忿貌

顧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曰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爲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公弗釋謂利家氏鄉曰二公擢于群中榮孰大焉僕少小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居守爲二公幸推輓之彈正少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爲野狐所憑爾秀吉佛然扣刀而跪曰吾爲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到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爲而殿下乃興無故之軍以殘暴異域使

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
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爲荒野。當是之時。殿下舉
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雷動風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鎮
定之乎。是其所以願外征爾。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
山。而根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覩者。使
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
狐憑耳。鄙語曰。鼯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
吉益怒曰。狐乎。鼯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
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
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睨少弼曰。可去矣。少弼乃徐

多。梅北。或作梅喜。

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舉兵。取
佐敷城。秀吉大驚。急召少弼。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
汝兒幸長爲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本
多忠勝助之。未發。肥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命少弼
按定其國。減韓戍卒。

福澤諭吉誨子弟

福澤諭吉誨子弟曰。古人云。人之用智。宜應其境。信
哉此言。夫欲發大智。耀名一世者。不可不朝夕循序
執事。以舉其功。諺謂。猫欲捕鼠。先匿其爪。是似智然。
徒匿其爪。而不能捕鼠。則與無爪同。後生少年。動輒

曰成大業者。不及汲於小事。常以豪傑自居。傲然曰。此等事。吾不屑為之。彼等業。吾所愧為之。取舍無準。好惡任意。猶執袴子弟。驕駭自恣。妄擇飲膳。真可笑已。夫天下之事。活動變化。一去不復。故非自進求之。則終身不能會其機。譬之欲捕鼠。則猫不可不自進求之。未聞鼠自來應猫求。不獨捕鼠。烏雀可也。蝸蟻可也。蜻蜓亦可也。隨見捕之。不問物之大小。苟有可試吾技倆之事。則必無失。謂之應境用智。如豐太閤。則應境用智之尤者也。其為木下藤吉也。拏草鞋。已而為薪炭奉行。又為普請奉行。漸次進位。孜孜不懈。

たつよ

進為大名。則又應其境用智。竟至於掌握天下大權。若當木下藤吉之時。妄自許曰。吾英雄也。不屑拏鞋。曰。薪炭奉行。吾愧為之。則其不能為太閤關白。耀國威於海外也。必矣。謂之應境用智之尤者。豈非然乎。

赤埴重賢小傳

芳野世育

芳野世育。號金陵。下總人。仕為大學教授。明治十一年歿。年七十七。所著有金陵遺稿。

赤埴重賢。通稱源藏。鹽山氏。世仕龍野侯。出為赤穗。赤埴某義子。補馬廻。食祿二百石。為人勇毅忠直。嗜酒。元祿中。赤穗侯傷吉良義央于幕府。以大不敬。即日賜死。封除命侯。弟長廣。屏居。尋收城。闔藩。恒擾。鳥

幕府原作廷

胥待也。

壤同壤徒舍切。

竄獸走。其刺血而誓。終始一節。執義不變者四十七人。重賢其一也。各自變姓名。四散韜晦。以胥官處。措長廣及義央焉。重賢則改高畑源野右衛門。縱飲賭博。蕩然無檢束。蓬髮敝衣。數就兄乞貸。比隣指笑。毫無恥色也。後久不來。一日提酒一壘來問。糟氣蓬勃。時雨雪。身穿赤紙油衣。謂嫂氏曰。久不拜晤伯兄。今將有遠行。因欲對斟爲別。嫂曰。歲將改。公事如襲。今朝奉命使各方。還必晚矣。重賢曰。上程有期。不得再過。暫俟其歸。時時問漏刻。已而曰。晚甚。請分一壘。半以奉之伯兄。半以溫之。賜重賢。聊以擬獻酬。乃喫徐

徐。傾耳屐聲數矣。曰。重賢往矣。不得謁也。煩嫂氏爲善致意。顧望踟蹰而去。兄歸。聞之曰。噫。彼猶且然乎。嘆吁久之。重賢已去。抵堀部金丸之家。與同盟快飲。改爲救火裝。約曰。不幸事不成。皆自屠而死。良雄執之節度。抵義央邸。斫前後門而齊入。踴躍力戰。間光興槍義央。殪之。衆欣舞。帛裹其首。懸之槍竿。重賢與矢田助武留。灌水竈爐。戒火而去。共赴泉岳寺。獻首侯墓前。拜跪報狀。請罪。監察官分拘之。四藩。明年二月四日。賜自刃。重賢年三十五。其兄嘆曰。彼成此大事。所以沈湎自晦也。予不察。屢辱之。彼必以我爲痴。

宋文天祥字履善吉州人與元兵戰敗被執繫獄四年不屈南

呆不面而死別豈徒吾弟之遺憾。是吾弟之遺念也。抱以泣。龍野侯聞之。取而視之。激感之餘。椅桐製匣。親書忠義德利四字。與旃。邦人稱壇曰德利。所謂貧乏德利者是也。又傳重賢從事之前。乘雪問妹夫某。對酌盡。與小刀于其子。陰以為遺念。今不知其所在也。嗟。為遺念者埋沒。而所倒棄者則存。物亦有幸不幸歟。當時傳聞。來觀其壇者。撫摩或至泣下。今寶藏于家。今之主人曰。勸之助云。野史氏曰。天下之遺履。可以埋澤矣。天下之棄壇。可以成山矣。而天祥之履。重賢之壇。後世韜櫝珍襲。使人感激揮淚者。何

向再拜就死。謚忠烈。人得其遺履。寶重之云。

也。非以有其精忠鴻義之祗異哉。今也郡縣制立。四海一君。匹夫匹婦。皆其臣民。則斯道也。不可不益以講明也。赤穗遺臣之事。誠足以敦薄俗。振民風焉。雖一磁磔之微。予惜其湮沒。因縷記而表之。

彥山

廣瀨建

廣瀨建。號淡憲。豐後日田人。善詩。安政二年歿。年七十四。所著有遠思樓詩鈔。

彥山高處望氤氳。木末樓臺晴始分。日暮天壇人去盡。香煙散作數峯雲。

鹿兒島

龜井道載

龜井道載。號南溟。筑前人。文化十一年歿。年七十二。所著有南溟問答等。

島津氏封內舊有百二都邑

誰家絲竹散空明。孤客倚樓夢後情。皎月南溟波不駭。秋高一百二都城。

玉川網香魚記

三島 毅

軻而振切。止輪之轉者。去軻輪動而車行。故始啓行曰發軻。輓五結切。輓五忽切。輓脆動搖不安之貌。

玉川在東京西四里許。以香魚名。今茲明治丙子九月初三。友人川田甕江誘余及小永井小舟。井上櫻塘遊焉。此日適屬陰曆七月既望。追想坡仙赤壁之遊。遊興更勃然。味爽發軻。殘眠曹騰。不辨所經過。下一阪路。車輓脆。夢頓覺。則既達玉川東岸矣。時旱涸。川身全露。數條淺水。迂回分流。白砂間隔。隔川爲二子村。一茅樓臨岸而欹。涉而就之。曰龜亭。主人具酒食。

待遊客。會近午。秋炎如燬。不可出漁。因買醉就睡。睡醒則夕陽在水。涼影可掬。於是雇漁夫八人。先發。余輩泛輕舟隨之。舟膠砂。牽而進者數。漸達中流。漁夫既腰籠腕網。在下流成隊而泝。水觸脚。鏘然成聲。香魚驚逸不能下。乃一齊撒網。猶銃隊聯發狀。整肅可觀。網達水底。不即舉之。驚步諦視。魚在網中潑刺。乃捕而投籠。蓋水底小石凸凹。遽舉網。乃從凹處逃。故然。捕盡舉網。又追魚而泝。泝而撒。撒而捕。如此數次。至分流處。流狹不能成隊。散漁各處。有立而撒網者。有俯而捕魚者。有提網窮追者。猶散兵亂鬪狀。比前

觀更奇。余輩倚舷飲且觀。至此躍然興動。爭揭衣入水。東捕西捉。不能獲一魚。衆相顧笑。漁既畢。漁夫爭先傾腰籠投魚舟中。共誇多獲。猶凱旋爭功狀。鮮鱗潑潑。香氣撲鼻。不知其幾百頭。或炙或烹。或膾以供下物。而不能盡之。衆既飽既醉。陶然以樂。西顧富嶽巍然。屹立于暮雲杳靄之上。秀色襲人。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清風徐來。金波激灩。燧舟而生。恍如浮黃金海。甕江曰。今夕之景。有優坡仙前遊。而香魚之美。不劣。巨口細鱗。則又并後遊之興矣。所恨地非古戰場耳。余應聲曰。既日擊漁隊。新戰場。何復問舊迹。戲

激音敘。澗音鮑。水動貌。

細君謂妻。此假用東方朔故事也。

寧靜之心
阿堵物

謔百出。興懷未盡。衆曰。及今載殘魚歸。遺細君。豈不亦優。舟中枕藉。興味索然乎。乃舍舟上車。月色如畫。一瞬馳騁。各取別路而歸。到家方午夜。婦藏斗酒。兒忍眠而俟。因亦團欒小酌就寢。不知甕江諸子各家餘興如何。

烈士喜劍碑

林長孺

林長孺。號鶴梁。江戶人。仕為幕府代官。明治十一年歿。年七十三。所著有鶴梁文鈔。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赤穗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讎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行以滅人口。一

遊行自恣之意。

漢文政科書

卷之三

金澤堂書齋

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

于往也于役見詩經

日遊島原妓館會喜劍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

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託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恆

漢文政科書

卷之三

十八

金澤堂書齋

金石文字謂鑲
鐘鼎刻碑石文

十年爲一秩

喜談忠臣烈士事。惜惜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略記事蹟。以示後人。乃齋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爲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竣事畢也

瘡痛病也。賃庸也。

天保丁酉四月。余竣役。與兩藩士俱自江戶還。取路東山。舍輿步行。旁探名勝。五月四日。下十三嶺。晚宿伏見驛。連日崎嶇。經涉山間。頗疲。至奴輩把槍荷鎧者。或瘡痛不能起。且聞水路之勝熟矣。因謀賃舟。下岐蘇川。至桑名。殆二十里。不一日而達。乃召舟人戒之。翌日夙起。趨水濱求舟。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閉戶未起。阻以灘聲喧。累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應。與其兒艤舟來迎。日已加辰。乃發。舟狹長。薄板爲之。呼爲鷗飼。兒纔十三歲耳。父在舳。兒在艫。各持櫓。操縱甚習。灘急舟走。兩崖巒巒。一時皆搖。當前所見

綬音雖灑所盤切音酒綬車中所把又所以引車者綬狀瀑泉爲條而直下也灑灑謂水飛散如酒也陸離美好貌畫有皴法大小斧劈荷葉披麻皆皴法名也荆浩關仝倪雲林黃一峰

倏忽在後唯見岸行山走而不覺舟移山皆石身戴土松爲之髮而紅杜鵑粧點於其間腥血如滴又處處有水簾懸焉綬綬灑灑墜於潭石上石皆奇狀羅列兩岸或特立若柱或拆裂若門或若渴驥飲湖或若臥牛橫道五色陸離相間皴率作大小斧劈間有作荷葉披麻者濯波浪以出交替去來不暇應接蓋謫詭變幻中帶清秀深穩之態非荆關之筆倪黃之手不能狀也雖僕隸輩不解山水之趣者皆連呼奇不絕聲忽遇一大巖屹立水中舟殆觸之少誤則壑粉矣衆懼而默舟人笑振柁避之輒掠巖角過如此

翠微謂山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
巽然皮骨相離聲

廣恐宏之誤盛宏之著荆州記酈音歷酈道元北魏人撰水經註四十卷本志十三篇

者數處未嘗差絲毫但經巖際波激舟舞飛沫撲人衣袂盡濕回視僕從各握兩把汗殆無人色舟人甚間暇從容吹煙而坐視上流船併力挽上者難易懸絕已而離峽漸平遠犬山城露於翠微上粉壁鮮明衆望見歡然比至城下又有暗礁齧舟巽然欲裂衆復相顧瞿然過此以往漁舟相望歌唱互答衆心始降矣蓋始發抵此爲陸行半日之程不一餉時而至其快可知矣嘗讀盛廣之酈道元所記誇稱江水迅急之狀至唐李白述其意云千里江陵一日還平生竊疑以爲文人虛談今過此際始知其不誣也但舟

空入翠
舟人

李白下江陵詩
云朝辭白帝彩
雲間千里江陵
一日還兩岸猿
聲啼不住輕舟
已過萬重山

已畢也訖也
摺摺用力貌

行甚迅不能徐翫峽中之勝為可恨已又三里抵笠
松鳴鐘方報已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
不定瞑坐良久乃止進鱸脆美媚口此行跋涉山谷
蔬食彌旬獲之以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闊水愈緩
險阻已遠無復可觀枕藉而臥風方逆舟人用力櫂
楫甚勞櫓聲喧聒使人煩寃午下稍得風便揚帆復
走衆乃睡熟比醒達於桑名日尚高謝遣舟人登陸
而行至四日市宿焉自伏見至此殆為二日半路程
道上行見家家插菖蒲彩旗翩然翻風衆在行旅倥
偬涉日殆忘月日至是乃知屬端午節不圖今日舟

楚屈原以五月
五日投汨羅而
死後人每歲於
是日弔之

徐呼合切研許
加切豁研谷中
大空貌

行為弔屈之舉抑亦奇矣且舟凌危險布帆無恙免
為汨羅之鬼不亦厚幸乎蓋天下之至奇至美者每
在於艱難危險之地不獨山水之勝也求之者比於
入虎穴探龍領危而後有所獲矣余於是乎有感焉
未可以語千金之子也姑記之以示苦學厲行之人
記古露羅土長峽

泰山之溜積久穿石吾於北米古露羅土長峽而信
之峽亘二百四十里發源於碑奇山脈蓋其始一石
山突兀耳豁研耳而瀑流日夜觸激經歲月之久自
然開鑿為此長峽云兩岸峻絕高三千尺乃至六千

尺崖頭俯瞰。激湍奔注。明珠迸。銀箭飛。素練萬丈。卷壑亂下。仰則雲光一碧。僅漏巖隙。而遙望前岸。行人如螻蟻。攀垤。往年米國副士官愛武。須往探。評之曰。峽流一轉。風景忽變。如樓臺架空者。如高塔撐天者。彎曲爲閣廊。巍峨爲城闕。忽而厦傾。忽而薨飛。奇狀異態。言不可盡。而要之。瀑流嚙蝕。斷劍之所致。古人曰。水能彫刻地球。蓋不誣焉。嗚乎。孰知源泉混混之功。其積久。至於爲斯壯觀哉。

隈川雜咏二首

廣瀨 建

龜山宛在水中央。傳是毛侯古戰場。畫戟彩旌空一

夢蘆花亂發。月蒼蒼。觀音閣上晚雲歸。忽有鐘聲出翠微。沙際爭舟人未渡。雙雙白鷺映江飛。

高山彥九郎傳

賴 襄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畧通大義。爲人白皙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家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卽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

精悍。精強勇悍也。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噓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踢可，踢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踢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

女無可如何
了日子能
死ハスア
死ハスア
死ハスア
死ハスア

殷殷愛也

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櫛笑曰：「止焉。正之暗噫，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返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己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

山廟蓋謂野州日光山廟

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自分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為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遊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治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

握拔也。淡音揆。義同。
好在猶健在。臨別相告之語。

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為世所重。而直己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遊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淡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

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彦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彦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爲不軌之民。冤矣。予故略敘所聞如此。

送高山生序

柴野邦彦

柴野邦彦。號栗山。讚岐高松人。仕爲幕府儒官。文化四年歿。年七十四。所著有資治概言。栗山文集等。

高山生仲繩。獨身仗劍。不齋一錢。出其鄉毛之野。登秩父之高峰。由中山道。橫貫尾勢。陟降紀之所謂熊野將軍法師玉置諸山。入子守村。而訪太古遺俗。自攝出播。山陽山陰。直西北窮雲伯。其所履二千有餘里。三十有餘國。出入深山廣澤。無人之境。露宿于樹根巖足。視猶行康莊。而陰夏屋焉。其所見之人。則自忠臣孝子。仁人義勇之士。與名卿大夫賢守牧才子文人。博物智謀。及夫僧道醫卜。百工衆伎之流。以其

道路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夏大也。

劍仗(?)
康莊(?)
直(?)

第(?)

漢文發不書

卷之三

金澤堂書箱式會

博奕(ハシタ)
屠販(ハシタ)
暗(アクリ)

鮫海魚皮有珠
文而堅可飾刀
室
金石指鐘磬之

術名世者汚而博奕屠販遊俠角力細而婦人孺子
僕隸苟殊乎人而畸于世者雖遠必索不一見其面
不已或與其歡累日垂涕泣而別云嗚呼生亦奇矣
生善劍而好學身長八尺高髻插梁面如紅玉歲之
二月飄然入京顧余古愚軒入相揖而謂曰吾喜觀
天下奇人偉士之面猶觀草木之英華悅我目焉吾
所適之邦往往道子之名字意或子之奇焉目之豎
而鼻之橫矣是以來觀也余起而延之其衣弊垢見
綿劍鮫室漆已剝粒脫酒酣睥睨坐上說天下形勢
人物風俗聲發金石氣鬱勃蓋人余因大得奇士異

類聲發金石言
其聲清越也

陂彼為切陀徒
何切陂陀不平
也又靡逆也

射羊益切厭也

境焉而生意類猶未厭者曰顧我猶未奇乎恐奇人
之不吾欲也有所失焉願因子更有所得也嗚呼余
少有生之好而性羸虛善病尋常行步遇阪道陂陀
既氣喘而背汗適誤一夕之養則為之數日擁被而
寢安能獨身冒霜露走千里之外如生之為哉故平
生所得不能生之千百之一也則豈能有更所薦哉
雖然生之所悅者華也其所遇者奇也抑華不如實
之可貴而奇不如常之無射也余將薦其實而常者
焉其在京者生已見之矣其草野僻遠者不必見也
東都者曰保仲通曰冢大佐曰平明德曰澤右仲曰

漢文發不書

卷之三

二十六

金澤堂書箱式會

岡伯和。或以道德氣節。或以博覽多聞。或以文章翰墨。皆平實常德。無射之士矣。我所畏與愛矣。目則兩而橫。鼻則特而豎矣。生還路由東都。其見之可也。

觀曳布瀑遊摩耶山記

齋藤正謙

癸巳晚秋。余有攝播之遊。二十二日。將從兵庫還大阪。早發。入謁生田社。社樹老蒼。使人肅然。遂欲觀曳布瀑。右轉上砂山。崎嶇十餘町。攀一邱得茶店。呼為望瀑臺。臺當其前。壁頂瀉下。如匹練。掣曳。此其所以得名。但邱上平臨。不甚奇觀。乃躡巖角。降就瀑底。仰觀壁面。有石突出。瀑下垂。至石輒怒。駭珠驚玉。餘沫

俯視曰瞰

鵬鯤之所化。大鳥也。說見莊子。

霏散漲空而下。如驟雨。至衣巾盡濕。呼快者久之。乃反從阪下右折。又有一瀑。比前者稍小。土人呼為雌瀑。而以前者為雄。此瀑已見伊勢物語。平治物語等書。其為名勝久矣。左轉一里。取路青谷。上摩耶山。崖樹紅黃相間。稜疊可愛。然路甚險。一步一喘。纔及山門。門內尤峻。石磴掠面而起。數百級。僧坊夾磴。皆砌石為基。高數十仞。層層向上。儼如城郭。進至絕巔。佛殿宏壯。榜曰切利天。上寺俯瞰。連日所經歷。皆在履下。海灣一碧。諸州之山。圍繞其外。至紀阿之際。兩間不相合。如大環缺。從缺而望。鵬程萬里。杳渺無際。出

程道里也。鵬程謂其極廣遠。

門就正路盤折而下。呼爲七曲。太平記所載。赤松圓心敗六波羅軍處。行樹多猴。纍纍掛枝。見人驚叫而去。半里至上野。路漸夷。經西宮尼崎而還。願望摩耶山。宛然在雲表。步步惜別。山亦搖光馳碧。送至大阪乃止。

遊箕面山遂入京記

齋藤正謙

余在攝旣浹辰。遂將入京。久聞箕面之勝冠於畿甸。謀迂路過觀。二十七日下午。發大阪。東北渡長柄川。行五里。至山下。盤廻而上。則淨境別開。清溪奔駛。紅欄橋架焉。此間竹經松緯。一往幽折。心甚樂之。但日

左傳宣公九年。浹辰之間。楚克三都。註。浹辰。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

大屋曰夏

昏黑。寺門閉矣。投宿門前茶店。背卽溪。終夜有聲。環然到枕。明旦門開。至觀音堂。稍前。左右有礎。左爲行者堂。右爲辨天宮。竝宏麗。合名之曰瀧安寺。滿山皆楓。爛然飽霜。色如渥丹。綺錯水巖之間。時有墜錦點波。杳然流去。談者多言其勝在高雄之上。意然出後門。沿徑而行。楓盡松來。水窮石出。有巨巖竦峙。大如夏屋。曰唐人戾。戾之爲言反也。相傳昔有外國人來遊。至此畏險反去。故名。更進。聞大聲鞞鞞震山谷。徑轉。望見瀑布掛絕壁。長可二百尺。瀆珠飛空。跳擲而下。至潭底。復逆上。輒轟然雷動。有一佛堂面瀑。登觀

蛇音移。委蛇謂
委曲也。

焉。凜然魄悸。不能久留而去。聞近畿瀑布。以那智爲
第一。此瀑亞之。想當然。且此瀑直下。略不遲回。比之
曳布。瀑布曲折而下者。其勝各異。曲者委蛇著態。小品
之文也。直者奔放駕勢。大篇之文也。或謂文貴曲而
賤直。非通論也。余觀二瀑而知文有大小之別矣。自
堂右躡磴而上。出瀑頂。頂凹蓄碧。方三丈。上流灌注。
底深不測。蓋瀑之源也。從後門至此。凡十八町。又一
里許。至勝尾寺。中堂安觀音大士。爲西國三十三所
之一。出前門。下阪五十町。至郡山。遂北上入京。數日
往遊。高雄及東福寺。兩地之楓冠於都下。號稱勝區。

然余終不能忘箕面之勝矣。

山岡靜山先生傳

中村正直

近來槍法之絕技者。莫踰于山岡先生焉。先生名正
視。字子嚴。通稱紀一郎。號靜山。江戶人家。世仕幕府。
爲人剛直不阿。重朴素。尙氣節。篤于人倫。家不甚富。
而食客滿門。後多出名士。事親孝。父歿。母多病。先生
看護匪懈。書室揭牌曰。七之日省墓。三八聽講。一六
按摩。以按摩立課。古今所絕無也。每夜談武藝。間雜
以忠孝節義事。先生幼時。刀槍射騎。泅水讀書。習字。
無不發憤勉勵。年十九時。有所省悟。慨然曰。我自今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專精學槍而已矣。及二十二歲。名轟都下。所用長槍。曰刃心槍。其源出於菅丞相道真云。當是時。筑後柳川人南里紀介。以技鳴于海內。及其遊江戶。先生就問焉。南里將歸國。欲與先生一較。以告別。於是相較。試法。起辰至午。神出鬼沒。輸贏未判。所操各槍。鋒尖摧破。短寸餘矣。世之槍術者。流。失精神活潑之妙機。遺血戰之實境。徒務花法美觀者。比諸先生之技。直等兒戲耳。嘗患疔。發於鼻下。痛甚。操技如常。衆醫止之不聽。月餘而愈。又患瘡。每顛起入場。與弟子較技。以此去瘡。先生所操木槍。重有四斤者。七斤者。十五

花法謂虛法。

斤者。安政乙卯六月晦。暴卒。年二十七。先卒一日。母氏視先生使重槍。患其太憊。先生曰。兒操之。易易耳。翌日。自曉至午。與諸弟子操習如常。但見肉色頗白。肌膚無澤。弟子以告。先生笑而不言。是日卒。先生技既稱神妙。又以德行聞。嘗代母氏賽于西郊佛寺。有衆可二十人。圍繞一人。拳撻交下。鮮血淋漓。垂死。先生謂衆曰。何物狂奴。敢行毆擊。仆地者哀叫曰。山岡先生請救我。先生向衆懇諭。弗聽。於是突入群中。喝曰。窮鳥入懷。獵夫不殺。況士人之求救。而我忍坐視乎。汝之敵。即我也。請來與我鬪矣。衆不敢動。先生視

漢文教科書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金澤堂書林式會
卷之三
一
仆地者。乃舊嘗執贄習技。後背去者也。其人借金于衆。不還。故今遣此厄。先生爲償其金。別取數金。與其人。加規戒而遣之。先生嘗曰。凡欲勝乎人。須先修德于己。德勝而敵自屈。是之爲真勝。若謂技藝可由擊刺而得。則大謬矣。欲精乎技。須先禁飲酒遊行。必也無時而不存精神于技。無事而不出誠實之心。則臻于妙境。可庶幾也。又曰。人之所宜戒者。驕傲也。一驕入心。百藝皆廢矣。回視既往。我亦不免。每一念至此。慚悔汗下也。先生學槍。勉強非凡。嘗慨昇平日久。士風柔惰。自期跂及古之士。庶幾緩急應用。嚴冬寒夜。

以繩約腹。敲冰灌水。滿身淋漓。東拜日光廟。叩首默禱。丑時入場。操十五斤槍。作突衝勢。或三千。或五千。或自黃昏至鷄鳴。三萬。嘗斫竹七尺許。把之蹈高屐。與弟子試較。不異于槍。或操鐵扇。以敵槍手。一夜月明。先生起臥不安。母氏怪問之。先生曰。如此良夜。豈忍舍慈母而眠乎。母子並坐玩月。賞心樂事。安知其不可再乎。母氏凄然曰。何得此不祥之語乎。後旬餘。先生果歿。小田又藏者。奇男子也。慕先生風。著其行狀。甚備。
贊曰。余不知先生。知其同胞。弟高橋泥舟君。君槍法

月下恐脫口字。
安以下七字。作
或不得再之也。
似可。

贊
贊

友于兄弟

友于兄弟見論語此處謂兄弟

切磋薰陶

昕夕過從

庠校孜孜

獲位可幸

友于兄弟

卷之三

金江堂書

之妙海內無雙得無非友于切磋薰陶之功乎君居與余近止隔一水昕夕過從吾師佐藤一齋翁曰一藝之士皆可語余既聞君談武事每有所得今又從君借先生行狀約而作之傳庶乎世之少年讀之而有所感發奮興焉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焉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

器(器量)

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

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

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

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觀也仲平飫肥人眇然小丈

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矻矻不

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人意料予深

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抗慨以

僻壤乏師友爲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

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

勢(勢)

肥而困

寢容不揚也陋貌醜狠也

田長事(厚)

僻壤(僻地)

眇然(眇)

寢陋

矻矻(矻)

烟烟

俛

涉文彙系和書

卷之三

金澤堂書齋校訂會前

參預（暇）

著績

祇旨夷切敬也

黔黑也。窳突未
黔言僑居未久
也。

蒼謂頭髮為蒼
白色。

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烟烟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孑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窳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

格致謂格物致知工夫

水戶義公烈公
尤有名其輔佐

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食色。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算。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算最嗜。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恆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福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遊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奧。縱

莫文收科書

卷之三

三十三

金澤堂書齋校訂會前

之者賢豪頗多。

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爲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哉。

冬夜讀書

菅 晉帥

菅晉帥號茶山。備後人。文政十年歿。年八十。所著有黃葉夕陽村舍詩。

雪擁山堂樹影深。檐鈴不動夜沈沈。閑收亂帙思疑義。一穗青燈萬古心。

鴨水樓雜吟

梁川孟緯

梁川孟緯號星巖。美濃人。善詩。安政五年歿。年七十。所著有星巖集。

誤携破硯到京華。忘却耕漁是世家。一夜秋風吹客

陶鑄

雙盧紅切無聞也。職五怪切生而雙曰職。

氣年卓榮

鼎坐

海警

閑

黃薇吉備也。

枕。滿簑香雨夢。蘋花。

節齋森田先生小傳

土屋 弘

著書振一世。龔贖陶鑄傑士。挽回世運。其人爲誰。吾節齋森田先生是也。先生名益字謙藏。大和五條人。容貌魁崛。氣宇卓犖。受業于猪飼敬所。又就賴山陽問文。山陽激賞奇才。先生交道極廣。吾師九方相馬翁亦爲友。嘉永辛丑之冬。先生拉門人吉田寅次郎來訪翁于茅海之濱。鼎坐爐畔。談及海警。弘時猶幼。隅坐聽之。明年秋。露艦果闖攝海。幸得無事。其後先生赴黃薇。下帷教授。志士造門。執贄綦多。日下玄瑞。

陸 塾
執 執員
龍耳贖
猪飼敬所
弘時
黃薇
鼎坐
海警
閑

金澤堂書集杉三會前

既還

駭然

抗讎

不律

不律筆

腹稿

頓折

馳逐

洋洋

乾十郎等尤著。文久癸亥夏。余西遊。到赤馬關。外艦來犯。余在兵間。僅得脫還。途過備中倉敷。訪先生。當此時。攘夷論盛興。海內騷然。某侯欲聘先生。先生不應。抗讎主張尊攘。說且曰。方今不獨刀劍報國。文筆亦可以報國矣。吾將以三寸不律。誅姦獎忠。斗米何為。會草上中川親王書。腹稿始成。謂弘曰。近日構大文字。為子誦之。子且聽。因諷讀二過。音吐如鐘。起落頓折。抗墜疾徐。洋洋二千餘言。使人鼓舞不能已。曰。何如。弘對曰。有千軍萬馬。馳逐奮迅。縱橫戰鬥之概。先生莞爾曰。可與談文矣。遂詳語古今文章。所以盛

免旃

潛匿

圓顱

癡馬

調恤

博涉

衰之故。曰。免旃。勿怠。無何。幕府討毛利氏。有忌先生者。禍將及。潛匿于紀伊荒見村。戊辰之春。弘再往訪先生。圓顱蕭然。顏容不揚。然論文章。則愈精愈密。媿不不休。後數月。遂病歿。實明治紀元七月二十六日也。齡五十八。所著太史公序贊。蠡測。史贊體格類選。桑梓景賢錄。竹憲夏課。文集若干卷。土屋弘曰。聞之。五條人。先生幼時。人或謂之癡。既長。慷慨好義。見窮乏者。調恤恐後。平生好酒。有時劇飲。大醉。罵倒座人。嗜文甚於食色。而不喜博涉。唯務精讀。尤得力於孟子史記。如項羽紀。伯夷孟荀傳等十

蕭然

洋洋

腹稿

不律筆

駭然

真文政料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金澤堂書集杉三會前

敘贊

白龍

鉤

鴻業

前茅猶先鋒。春秋時楚以茅爲旌識。

扼腕憤

動靜

劉歐陽修 蘇東坡 蘇子由 曾南豐 王安石 韓昌黎 柳克元

數篇并敘贊。及唐宋八家文中最佳者。皆背誦之。爲門人講古文。則字爬句梳。微入毫末。結構章段。尤鉤其要。而所主在養成氣節。故其論時事。往往至於扼腕痛憤。聲淚共下。嗚呼。是先生門下所以多出奇傑。士爲中興前茅。贊維新鴻業也夫。

泛遊小品節錄

依田百川

余遊京攝近畿。每經諸勝。紀以詩。已從浪華航遊裏海。乃代以文。非有心爲異。亦偶然耳。然山海殊景。動靜異趣。隨境變體。遇時適宜。勢或有不得不然者。

裏海

從浪華港。歷播防二洋。抵赤馬關。舟行二百餘里。北有攝播三備藝防。南有淡讚豫兩豐。春風徐度。穩波展席。兩岸峯巒競秀。拔峻凝黛。送碧有大小島嶼。或全石巉峭。碧苔如茵。矮松生其隙。或矗立數仞。不可援攀。或隱然一巨郡。田圃厦屋。桑麻雞犬。相聞數里。或土山戴石。翠松碧篠。彌縫其間。如望星斗於天上。其聚散離合。布置安排之妙。殆類巧思力索者。洋人學宇內。絕勝者五。吾邦得其二。而裏海爲最焉。余嘗與客言山水之美。客笑曰。子未見裏海。莫縱談山水。

展席 波起 疑黛 凝翠 巉峭 岸 接攀 翠松 碧篠 彌縫 聚散離合 從談

在馬筆饒舌

筆之巧也

星巖詩上二句

曰六幅高帆十

八洋舟師乘便

太匆忙

枉付

煙雨

汀渚

徑庭隔遠貌見

莊子

疏

瀟波

波

也。余大恥。今幸得寓目。從是奮筆饒舌。日益多矣。

須磨明石

嘗讀星巖詩有云。須磨明石佳風月。枉付篷窗夢一場。余欲巡覽沿海諸勝。求船於浪華。皆答非薄暮不發。屢求之。皆然。遂發。垂及神戶。日全沒。海波如熨。明月在東。舟行甚駛。望見須磨明石。於煙靄杳茫中。其白者是沙。黑者是松耳。汀渚之曲折。屋舍之疏密。不得詳也。然比之篷窗一夢。較有徑庭矣。夜半起倚舷端。放眸遊眺。纖波浴金。微風不動。亦絕景也。

高松

高松舊城。粉壁碧甍。俯臨海水。猶勝眺覽。西有屋島。翠樹如黛。其瀕海為壇浦。東有大槌小槌。北有女木男木。從陸突出於海者。為五劔山。鋒鋸刺天。大島高鳥豐島。參差錯落。如散文石於琉璃盤。雖工畫者。恐不寫及焉。壇浦對面為牟禮。是那須與一射扇眼處。蓋養和中。平氏繫船島陰。源氏從高松牟禮。東西逼之。史所載如此。猶恍見飛箭如雨。喊聲震海也。

嚴島

修廊飛塔。大殿巨閣。非不古也。非不壯也。寶器珍玩。書畫題詠。非不工也。非不奇也。吾所以留連乎嚴島。

不能去者。取其山海優美之觀。與土木布置之妙耳。余以四月二十七日。航於廣島。馳車五里。至網奈。呼渡嚴島。歷觀社殿周廊。導者詳說其來歷。延至大經堂。西小岡。名龜居山。登覽則沙灣曲折。巖石秀峻。一望百里。心曠體胖。實出意料外矣。殿閣背山。不畏風雨。樓脚甚牢。吞吐潮汐。亦細心之極也。世稱平相國。兇暴麤鹵。不知其愛此山水。倚景布設。決非暴漢。能得爲也。

楓溪

楓溪在嚴島神社東。清泉淙淙。自東來。石澗曲折。觸

深之水。一。流。

垂涎

畫流亭(宿) 臺(再見) 澗(各) 澗碧谷 楓紅(再見) 娟美 掩映(再見) 江野(川魚) 海鮮(海魚)

尾路在備後國 向島島名

而成聲。客舍賞流亭。築臺榭其上。凡十有三處。隨地高低。大小疏密。各就其宜。或臨水倚巖。或架崖帶澗。楓樹數百株。上下左右。參差掩映。涼蔭布地。清氣可掬。無一片塵芥。浮遊水石間者。主人之能用意可知也。主人請匾題。乃書水石娟美。楓紅澗碧。數字付之。

網鯛

余素不嗜飲而好味。凡江鮮海鱗。每聞其新獲。未嘗不垂涎三尺矣。顧東京近海。多泥濘。無佳鮮。自遠運輸。動經日時。色味大減。常以爲恨。頃者寓尾路。五月五日。橋本子純謂余曰。此地向島有製鹽場。蒸鯛。噉

筋(著) 脆肉(魚) 麗(魚) 鱗(魚)

之味極美。盡共往。余喜從之。子純爲余說製鹽法及沿革甚詳。既而供鯛魚。色鮮如活。取筋揭其鱗。脆肉欺雪。灑以醬油食之。妙不可言。余貪喫不措筋。曰。吾幼識鯛魚爲鱗中之最美。未嘗知其味至此也。子純笑曰。未矣。請俟明日。六日天未白。子純來促。余乃束裝出。上舟向南而馳。三里餘。朝暾始現。光射海波。諸島出沒其中。如碧玉琢成者。舟及百貫島。余與子純坐篷底。語俄聞。舟子言。鯛網將舉矣。皆爭出見之。有漁船五六隻。漁夫十餘人。環列拽網。又有振棹擊水者。防其逸失也。網即舉矣。朱鬣金鱗十餘。潑刺欲飛。

罾作滕切。魚網也。扱楚洽切。取也。

內子。妻也。

漁夫手罾扱之。余與子純等歡呼喝采。命付酒一樽。爲祝之。漁夫乃酬以巨鱗一枚。蓋此間慣例云。子純復命買數枚。舟中有庖人。急取調理。爲羹。爲鱠。薦之。芳脆香膩。美難名狀也。余嘗讀菅茶山集。載其弟恥庵捕鯛記。奇其文。今幸得遭之。且慶余有口腹之福也。遂并書之。偕遊者。子純。竹齋。鳥居葵園。及吾內子也。

橋本景岳墓表

重野安釋

重野安釋。號成齋。薩摩人。爲文學博士。現住東京。所著有成齋文初集等。

西鄉隆盛在江戶。與四方賢豪交遊。常曰。吾於先輩。

宋岳飛卒諡武穆

十三年

服藤田東湖氏。於同儕推橋本左內。二子之才學器識。豈吾輩所企及哉。左內者。景岳君通稱也。君諱綱。字伯綱。越前福井人。生穎達。好學。有大志。慕岳武穆。爲人自號景岳。年甫十六。負笈遊浪華。學醫於緒方洪庵。既歸。繼父列藩醫。越侯識其異材。令遊學江戶。君感奮益。講經世學。以圖報效。會侯釐正藩學。擢君幹其事。免醫員。先是越藩學者。拘泥性理。不適實用。君乃建議文武兼修。仕學並長。別設洋學一科。講究兵法物產算術等。又勸讀君侯。以倡率諸有司。於是宿弊頓革。一藩翕然向化矣。時安政三年也。明年

朝日 朝廷

中外

儲貳

羽軍親具

擁立

晉侍讀。參與機務。在江戶邸。自米使來。浦賀國家多事。朝旨幕議。動牴牾。識者憂之。當是時。大將軍溫恭公多病無嗣。而一橋黃門有英才。中外屬望。議者以謂宜立以爲儲貳。遂正外國條約等事。以協和朝幕。越侯以幕府親藩。德望夙著。最主張此說。君乃翼贊之。必欲達侯志。內遊說幕老諸司。外與水戶及薩土諸藩相結。百方致力。至廢寢食。幕議猶豫未決。五年。君入京師。謁青蓮院宮鷹司近衛三條諸公。納前說。與其家臣有志者周旋。事殆成。而溫恭公薨。幕老井伊直弼擁立紀侯。於是越侯及尾水土諸侯。皆獲譴。

三、五、九、十

其心也

刺戴朝生

他志

幕府是歲十月幕吏捕君下獄明年十月被刑是時
 列藩志士前後逮捕其遭訊鞠務引罪於己不欲累
 及其主君獨抗然曰此國事非私事臣請明言之建
 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事乞敕裁重天朝也吾主實
 命臣臣實周旋之非敢有它志君身長僅五尺白皙
 纖妍如婦女子性溫粹謙和未嘗與人爭然其臨節
 幹事侃侃正言不少屈撓必竭其委曲故人亦感其
 誠意皆許心腹川路聖謨以老練見稱語人曰昨夜
 晤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吾半身殆為截取吾閱人多
 矣未見如生者武田耕雲齋與君一見如舊歎曰東

湖死後復有東湖君齡纔踰弱冠而為先輩之所推
 服如此其才學器識可想見已君幼慕岳武穆及長
 服寇準韓琦范仲淹曰寇之剛壯韓之沈澁范之爽
 達皆可師者吾願品格學韓氣象學范處事學寇但
 三賢過於潔己而乏於包荒此中主以下所不能堪
 其不得竭其才力亦坐此耳故君之處慮謀事慎密
 寬厚無有偏頗其論時世曰隨寓內形勢斷然變鎖
 國風器械藝術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以謀富強
 其論洋學曰洋學宜興善興則其利甚多不善興則
 其害不可勝言嗚呼君之達見老識豈慷慨搢腕取

快一時而不知大計者之比乎哉。誠使其生及中興之際。與西鄉隆盛等。左提右挈。而贊成鴻業。則其勳蹟赫赫。貽典型於天下後世。顧果如何耶。而隆盛素推服君。賴其匡益。以得全晚節。亦未可知。惜矣哉。初君就刑。埋遺骸江戶小塚原。後移葬福井。頃者親舊胥議。將建碑於小塚原。輯其手記書牘傳狀。詣余乞文。余昔聞君名於隆盛。今閱君手記。有云。重野某薩文儒也。吾聞之西鄉。雖無一面。其相知名已久矣。故不敢以不文辭君。君考諱長綱。稱彥也。母某氏。二弟綱維。綱常。皆業醫。綱維歿。綱常今為某官。君卒時年二

考
三
女代
五

十有六。未娶。無子。以綱維子某承後。君在鄉師事吉田東篁。在江戶遊鹽谷宕陰門。受洋學於杉田成卿。所著有藜園遺艸。啓發錄。藜園其別號。啓發錄年十五時所作。議論老成。已可觀云。明治十一年。天子北巡至福井。褒君勤勞國事。召其親族。賜祭粢金若干。後五年始能成此文。距君之斃。非命。已二十有七年矣。

論公德

人之相聚成群。所以各保其生也。名之曰社會。小則一事一業。大則天下國家皆然。吾人處此社會。

有當行之道。與當守之德。總稱之曰公德。即重他人生命財產名譽也。務博愛公益禮儀也。今就此六綱論述之。

生命

凡物之可貴。莫若生命。故不得已之戰鬪。及誅罪惡。及禦暴行。除此三者。則決不得戕人。然現今風氣。往往未免殺伐。是以有乘怒殺傷人者。又有雖非故意。而至於傷害人者。如病者傳播其毒。是也。其可尤戒者。誤認忠義。敢行暗戮。是也。蓋謂爲國家除姦賊。世人亦以爲出於憂國之衷情。稱揚之。吁。何弗思之甚。

也。夫際國家之蒙昧。不幸奸臣弄國柄。害忠良。欲除之。而無其道。於是志士仁人。有殺身以一掃國蠹。是出於不得已也。今則不然。世運漸向文明。而蹂躪國家法律。破壞社會公德。是不義兇暴之甚者。又有心知狹隘。視外人如蛇蝎。遂至加橫逆者。可謂陋矣。

財產

吾人勞心力。興財產。因法律保護。以享有之。不使人侵。亦不得侵人。如互貸借錢財。借者宜堅守契約。是對他人財產。當守之公德也。又宜尊重社會公共事物。是對社會公共事物。當守之公德也。

名譽

名譽者。人人所最重。至士君子。則其重之。勝於生命財產。我邦所謂武士道者。要保此名譽而已。故曰。人是一代名。則萬世。夫人人推此重名譽之心。及之他人。以重其名譽。不毀損之。是即對社會之公德也。如所謂誣告誹譏。是不重他人名譽者。抑君子揄揚人之善。不摘發人之惡。蓋以其善惡邪正。不可遽判定之也。

博愛

人之愛物。出於天性。所謂忠孝友和信。諸德雖名。各

異。其實發於此天性之愛也。故人若闕愛。則諸德皆不立。愛之德。廣大如此。而施之。有順序。即先愛君與父母兄弟夫婦。然後朋友。并同邦人。兼及外國人。又施及禽獸蟲魚草木之微。若謬之。則愛不爲其用。古人云。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是也。今通觀社會。有貧人。有富人。有智者。有愚者。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和氣藹然。送日於笑語團樂之間者。有之。陷艱難。罹疾病。憂懼恟恟。纒以消日者。有之。有鰥寡孤獨癡疾。有流離瑣尾。零落憔悴。其狀態。千差萬別。而同爲社會中人。故富者恤貧者。智者導愚者。得幸福者。救不幸

者。講慈善博愛之道。是即對社會當行之公德也。

公益

以博愛之心情。興社會公衆之福祉。謂之公益。公益之爲事業。不遑枚舉。大之。或講道義。窮學理。或設學校。建醫院。墾荒蕪。架橋梁。開鐵道。通航路。立興業殖產之基。小之。至造一器。製一物之微。凡圖社會公衆之利者。皆是也。應己之資力。與材能。廣此等公益。即吾人對社會當行之公德也。而不必躬親當其事。贊襄他人公益事業。給之資金。亦等廣公益也。然而世之富人。往往有一朝費萬金。肆己豪奢。而不肯爲社

會公益。出一錢者。如此之徒。縱令身纏錦繡。安坐于大厦高樓之上。其心之陋劣。等于社會下層人矣。

禮儀

各人一和。得全交際者。因於互守禮儀。不傷情誼也。若使人不守禮儀。任意處事。則風波忽生。危害立至。故禮儀之不可缺。不獨知舊朋友之間爲然。其對社會公衆。亦皆爾。略分其項言之。凡與人交。不可猥議論。殊如宴會之席。其使一座人減興趣。將何如乎。又參公會。宜清潔身體衣服。慎重言語動作。如其或傲慢不遜。或幽鬱不平等。尤爲無禮。其在賀筵。則不可

言凶事會凶禮。則不可戲謔談笑。此所以與人共憂喜。表同情也。又凡赴人招。則不可差時刻。如汽車昇降。會場出入。要戒雜沓。其排他人前進。固不可。然亦在前而踟躕。為後人妨。亦非所宜。唯順序不亂。進退有度。則決無有擾雜之事。老幼婦女。及病者。類尤宜加意扶持之。如侮羸憊孱弱。以凌壓之。則不德之最大者也。以上所論。為吾人對社會。當守當行之公德。諸子幸記之。

送木下士勤序

鹽谷世弘

宵靜更深。兀然而坐。仰棟而思。鄙吝之念。時或蘖乎。

澗題也

虞淵也

多則夢寐之間。端然而臨。悄乎而言。以責我者。何異前日哉。然夢之動。於宵。晝間之思。有以感之也。今與士勤。面不相見。言不相聞。則夢亦得無忘于寅夜乎。嗚呼。離合時也。聚散數也。茫茫者。天使予瓠醪苞魚。忻焉。迓士勤於品江之麋者。其復在何歲也哉。

泊天草

賴 襄

雲耶山耶。吳耶越。水天髣髴。青一髮。萬里泊舟。天草洋。煙橫篷窗。日漸沒。瞥見大魚。波間跳。太白當船。明似月。

古岳庵記

森田 益

王摩詰詩云。獨
坐幽篁裡。彈琴
又長嘯。深林人
不識。明月來相
照。

乙丑之冬。十二月望。山外節翁乘扁舟。從橋本驛下
紀川。舟至不二崎。乍聞琴音。翁異之。捨舟上岸。踪其
音。則在松林草庵中。翁高吟王摩詰之詩曰。深林人
不知。明月來相照。一道人開戶。大聲呼曰。吟詩者。非
森田先生乎。衲古岳也。待先生久矣。遂強留宿。明日
道人再拜請曰。衲近感異夢。夢神告衲曰。當有天下
文人至。記汝庵矣。先生果至。願記之。翁曰。記者。記也。
無可記者。何以記之。道人展海內諸名家書畫。曰。是
皆衲親謁所獲。可以記乎。翁曰。書畫雖可觀。不足記
也。可記者。其在風景乎。乃置酒憑檻而望焉。飯盛龍

門。諸峰出沒。隱見於雲煙中。翁文思動。欲援筆記之。
須臾。煙消雲散。黛色欲滴。翁擲筆。顧道人歎曰。如此
奇絕。僕不能記也。道人頰脣巨觥曰。先生不醉。則文
不成。請盡數杯。遂大醉就眠。半夜夢覺。寒月窺檐。松
影婆娑。溪流觸石。清音徹耳。翁文思復動。欲援筆記
之。忽然有叫於水烟中者。響如裂帛。山谷皆應。翁曰。
是何聲也。道人曰。老猿也。翁又擲筆。顧道人歎曰。如
此清絕。僕不能記也。道人曰。不足記者。無如之何。有
可記者。而不記。先生遂不記乎。翁默然不語。道人乍
拍膝曰。衲知之矣。衲知之矣。先生之不記者。乃所以

忍岡

忍岡東京上野公園總稱也。

記之也歟。於是援琴而彈。翁破顏微笑。復棹扁舟而去。

西鄉南洲傳

土屋 弘

明治三十一年戊戌秋。西鄉南洲銅像成。建于忍岡。余往觀。容貌魁傑。慨然想見平生壯圖。遂執筆作傳。庶幾得其髣髴也。

西鄉南洲。鹿兒島人也。諱隆盛。稱吉之助。號南洲。仕島津侯齊興。為近習。侯知其異才。甚愛之。暇日講武。衆汲汲從事。南洲獨如不經意。去釣於江濱。衆惡之。侯笑曰。吉不與汝等群。會大夫某直諫。觸忌。賜死。

南洲父曰吉藏。常出入其門。大夫贈物為訣。吉藏抱之泣。南洲時年十四。在側亦泣。父問曰。何悲。曰。兒恨不能與斯人共。直言極諫耳。聞者異之。及長。求交於天下名士。其扈從在江戶也。訪藤田東湖于水戶。邸談論數刻。東湖知為人傑。薦之。其主景山。景山乞之。島津氏。島津氏辭不遣。南洲去。往京師。與清水法性院僧月照交。月照慷慨。常欲恢復朝權。納交公卿。竊有所計畫。當是時。幕府漸衰。勤王之士。起於四方。水戶藩首倡尊攘說。月照令南洲齎近衛氏密旨赴水戶。屢與謀議。於是月照與南洲為幕府所指目。近衛

歌曰大君乃爲
爾波何加惜加

氏俾月照避于奈良。月照從僕重助發京師。南洲送
至大阪。謂月照曰。奈良褊小。且近接京師。不若暫避
于我藩。乃僦船俱載。達赤馬關。南洲先歸鹿兒島。索
潛匿之地。而追捕益急。月照走筑前。筑前人平野次
郎携與俱。至鹿兒島。南洲驚喜迎之。飲宴談論。如平
日。時安政五年十一月也。初南洲之歸也。請舍月照。
藩吏不聽。至是南洲一夜旅裝。訪月照寓。具告以故。
約俱投水而死。月照呼重助曰。將赴日州。速治裝。出
抵海。遂乘舟。時望後一日。月明如晝。南洲置酒舟中。
月照書和歌一首。示南洲。南洲徐起。朗咏者數。躍投

羅武薩摩乃瀨
戶爾身波沈牟
斗毛

于海。月照繼之。次郎等大驚。令舟子搜之。不獲。已而
兩屍相擁浮水面。重助等救護之舟中。南洲纔蘇。月
照卒不蘇。南洲變姓名自晦。而物議喧然。藩命流于
大島。南洲流大島。至此三次。因又改姓名。曰大島三
右衛門。亡幾。藩主召還。參與政務。及征長之役。再起。
南洲說藩主。釋京師之變。所獲長藩俘囚。還之。繼遣
使行成。慶應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政
權。朝廷大會公卿諸侯及陪臣。議革新庶政。南洲參
畫建大策。戊辰之春。官軍徇東海道。南洲爲總督府
參謀。抵品川。先進入江戶。德川氏臣勝安房往見南

洲。南洲屏兵衛。單身出面。安房具陳慶喜恭順待罪狀。南洲傾聽良久。曰善。遂白之大總督有栖川宮。救護頗力。於是大總督置府于江戶城。以部署諸軍。已而賊奔據箱館。南洲受追討命。臨發謂人曰。吾復命不出三十日矣。果如其言。東北既平。朝廷特任參議。辭而不受。明治二年。賜賞典祿二千石。以其功最顯也。南洲名遂重天下。六年五月。累進至正三位陸軍大將。此歲南洲大論征韓事。曰。宜及今伐之。以制東洋形勢。而與在廷諸公議不相協。因稱病歸鹿兒島。朝廷屢召不出。先是辭賞典祿不許。至此盡捐之。置

明治七年二月
江藤新平島義
勇等據佐賀起
亂伏誅
九年十月熊本
神風黨起亂襲
鎮臺臺兵擊破
之
前原一誠聞熊
本事起欲舉兵
應之爲廣島鎮
臺兵所擊破事
皆平

私學于各鄉。教育藩子弟。亡幾佐賀萩熊本相踵亂起。將士缺望者皆曰。機不可失。南洲曰。機者何謂也。不聽。當此時。私學生徒氣焰漸熾。世目曰私學黨。十年一月。遂勸南洲舉兵。曰。在廷諸公不足與有爲。清君側。決大事。在此時。乃率一萬五千人。發鹿兒島。時二月十五日也。詔褫隆盛官位。南洲取路肥後。與熊本城鎮臺兵戰。攻圍數月。城將谷干城堅守。已而官軍海陸並進。悉聚于熊本。南洲轉入日向。連戰皆敗。乃取平日所携革囊投之火。蓋燒機密書以滅其跡也。九月一日。衝圍取間道。還鹿兒島。據守城山。兵食

王子明鴻儒王陽明也

皆竭。知其不可為。起曰。此吾死所也。將到岩崎谷。流丸中腰。倒別府新助走來。斫其頭。窃埋之。曰。不可俾敵得。是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一。城山崖腹有數坑。為賊將避彈丸處。坑壁有南洲詩。曰。籌策未成坑中夢。八洲民庶恨秋風。人獲以寶之。南洲通王子學。善詩及書云。初南洲之起兵也。會諸將議計。弟小兵衛進曰。宜二道竝進。一從日州出豐後。一駕艦襲長崎。取熊本以為根據。傳令四方。事庶幾成矣。桐野利秋曰。大軍發境。不可不用堂堂正正之陣。出奇兵似示怯。恐墜我兵威。小兵衛出謂人曰。誤薩摩男兒者。

和州烏江縣有項羽廟。羽之敗走也。烏江亭長。艤船以待羽。羽不渡。事見史記項羽本紀。

必桐野利秋也。以中隊長激戰于木山路。遂歿云。外史氏曰。南洲雄心落落。首倡征韓論者。蓋欲連合東亞諸邦。以當歐米各國也。其志何偉矣哉。惜無教之以一忍字者。遂起無名之師。敗殘狼藉。前功共廢。雖然一呼而起。健兒銳卒。爭先奔附。信從悅服。猶赤子於慈母。此豈徒爾乎。杜牧題烏江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亦可以充南洲贊辭矣。

黑江顥墓誌銘

重野安繹

黑江顥。鹿兒島人。父曰景安。丁丑之變。景安在鄉里。

賊徒疑其通聲息於京官。捕繫獄。適顯官山形縣。得報星夜馳至東京。即日拜少警部。從征討。又馳三日。夜達兵庫。則父景安從天使東上。在篠崎五郎許。五郎者顯鄉友。時官兵庫縣。於是顯父子相見。喜出意外。顯乃慨然以擊賊自任。訣父西下。四月二日抵肥後。堅志田。其夜充傳令使。會賊乘暗來襲。顯蹶起傳令。叱咤奮戰。中丸斃。年二十五。葬遺骸於八代。顯為人驍果質直。與人有信義。事苟違理。輒侃侃抗論。不少假貸。外務省試洋學生徒。許其入校。顯欲與試。請于參議西鄉隆盛。隆盛囑之外務卿副島種臣。會試

日。諸生皆罷。獨留顯。顯怪問其故。吏曰。西鄉公所囑託副島卿所領諾。不敢進退。當取決。長官顯忿然曰。夫試者驗學業而已。苟科目之不應。雖有百西鄉之囑。千副島之諾。其奈之何。公等主試。爲此不公平事。大損貴省體面。顯設令荷諸公厚庇。破格中試。獨無愧于心哉。幸謝副島公。顯雖一介寒生。不能受諸公偏愛之恩。拂衣去。西鄉聞之。益愛重其人。云。顯之與其父訣也。謂五郎曰。此役非復熊本萩之比。戰鬪必苦。願顯於西鄉諸子。情同父師。然事已至此。義不與之俱生。吾父老矣。兄幸代吾使慰其暮年。五郎諾之。

顯欣然赴役。後數日訃至。五郎撰顯行狀。乞予誌其墓。顯與五郎嘗就予學。五郎英爽。而顯則沈實。性度相反。而甚相得也。銘曰。

汝之童丱。受業於予。其貌容與其言。囁嚅曾幾何時。作偉丈夫。聲氣凜然。與昔時殊。按狀忽疑。是何人歟。其人匪他。卽爲吾徒。慷慨殉難。師友與譽。

梅谿遊記三

齋藤正謙

昏黑還入院。欲俟月升復出觀花也。余平生想溪梅月夜之奇。欲一遊併之。每歲春。有人自伊來者。輒詢之花之開謝。與月之虧盈。每齟齬不相合。遲之七八

院三子院

邵康節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春欲歸。春歸忍賦送春詩。雖然春花難牽復。卻有夏初能就移。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人能知得此般事。焉有閑愁到兩眉。

年。至於今歲。欲以今月望前來。然以地在中。著花殊晚。其盛開常在春分前數日。而春分在今月之末。如其無月。何忽思邵康節詩云。看花切莫見離披。私謂及半開則可。何待其爛漫。遂以望後三日來。豈思花開已七八分。或將十分。實望外之喜也。獨奈日已落。黑雲覆天。意殊悵悵。張燭欲飲。此行購樽容五升者。滿貯酒。命奴負荷。呼取之。酌不數巡而竭。怪詰之。乃知奴醉墜地。致傾覆。益悵悵。買村酒。得數升來。洗盞更酌。雖甜不適口。亦自醺然。文稼風流。士公圖以詩名海內。而半香善畫山水。餘人亦皆吟詠揮灑。少

本文賞作看慎作切勿至作莫見蓋諸記致誤乎。

奚隸役也。

鏘七羊切。玉鳴也。

蕭莊陷切。以物投水也。

隱約猶髣髴。

甘藷形似蹲鴟。故呼為蹲鴟子。鴟處脂切。

史記貨殖傳曰：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秦破趙，遷卓氏。卓氏夫妻

慰愁悶。俄而小奚來報曰：雲破月出矣。衆驚喜欲狂。捨蓋走出。時將二更。月色清朗。步抵真福寺。枝枝帶月。玲瓏透徹。影盡橫斜。寶鈿玉釵。錯落滿地。水流其下。鏘然有聲。覺非人境。傍岸西行。前望月瀨。水清如寒玉。漾月影。蹙作銀鱗。而兩山之花。倒蘸其上。隱約可見。一棹中流。山水俱動。吾平生之願。至是酬矣。

蹲鴟子傳

賴 襄

蹲鴟子者。琉球人也。姓甘氏。名藷。其先曰芋氏。出于荆蠻芋氏之族。有數種。其在蜀者最富。居岷山之下。楚漢之際。有卓氏者。因其力。以致鉅萬。其後微无闻。

推鞏行詣遷處。曰：此地狹薄。吾聞汝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後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晉左思字太冲。著蜀都賦。喙許穢切。喙也。鳥口曰喙。范蠡自號鴟夷子。

至魏晉。家聲復著。晉祕書郎左太冲。列舉蜀之材賢。芋氏與焉。唐宋以來。益著。其種類遂周九州。施及海外諸國。而琉球尤著焉。蹲鴟子生而魁偉。重厚有才力。為族人所推。為人鳥喙而巨腹。如鴟之蹲踞。故稱蹲鴟子。云。或曰：其致富類鴟夷子。故云。慶長中。島津氏率兵五千騎。南略地。至琉球。降其王。悉收其貨寶。子女而北。當是時。國內稱文采瑰琦者。皆自炫。以冀其采取。而蹲鴟子獨自晦匿。島津氏聞其有濟民之才。同舟而歸。曰：吾為政此土。豈可使野有遺賢乎。蹲鴟子自是為薩摩著姓。後漸歷遊諸道。无所遇。明曆

廊廟尊俎云云。
言欲供貴人之
食。

初池田氏銳意國政。諮訪材能。一日召老農數人。問之曰。古之用材。求諸畎畝。女輩所知。豈有用之簡。而奏功廣者乎。答曰。蹲鴟子其人也。池田氏曰。然寡人亦謂爾。乃使人聘之曰。寡人惜子之才。而辱在泥土也。今將升子於廊廟之上。尊俎之間。以議民事。蹲鴟子曰。羈旅之臣。慣於野。不慣於朝。君必欲用臣。不若因臣之舊用之。池田氏乃從之。五年大飢。而獨備前備中民免餓莩。蹲鴟子與有力焉。事聞。征夷府遂下教。天下郡國皆用蹲鴟子子弟。以備凶荒。於是爭以籃輿席褥聘其子弟。而其種類遂播于六十州。當是

曼倩來服羅匈。
皆去弁冠以擬
人名。

時宿門舊族曼倩來服牛旁。胡羅匈諸人見蹲鴟子。家道蔓延。皆嫉之。相謂曰。彼以新進凌駕吾輩。何也。乃相與謀置之醜地。蹲鴟子處之晏如也。曰。居之美者。不使我也。居久之。其地望益高。蹲鴟子性樸素。不飾。而黃德內潤。其平居必率其子弟。纍纍相引。未曾相疏。其濟人也。不避湯鏟水火。焦毛髮。嬰金鐵。剝皮膚。而不顧也。然喜與田夫野人交。不自貴重。是以聲價頗賤。王公貴人或不識其面。而權衡人物者。獨重之云。

野史氏曰。吾少遊六藝之圃。與其秀英之士交。獨好

市河三亥字孔
陽號米庵江戶
人名于書

蹲鴟子子弟愛其實而不華。重厚而能濟人。交愈熟。而其言愈可味。吁。蹲鴟子之才。而為人所賤。天也邪。江戶有孔陽氏者。獨與予同其好。來謂予曰。揭埋彰沒。史家之事也。子盍記蹲鴟子之事。規世之耳食者。予於是乎。作蹲鴟子傳。

沼津十六景記節錄

三島 毅

余自丙申春。任東宮侍講。每暑寒。多扈從在沼津行宮。退食後。選近傍景勝。作十六記。戊戌八月。

桃鄉新殿

鄉以桃名。漁家蟹舍。結鄰于天天灼灼之間。而松林

一帶劃斷海灣。冬溫而夏涼。近東宮築行殿於林中。為避暑之處。絳霞翠雲。重匝擁護。其深奧不可得而窺。

靜浦曳網

桃鄉南曰靜浦。病院別墅參錯于青松森鬱之間。其外則白砂數十町。成汀灣。有一巨巖。戴松卓立海中。奇峭可畫。曰瓜島。對島左右皆漁場。魚群入灣。則衆艇遮斷海面。下網。老婆稚兒爭出曳之。遠而鱗鬣閃閃。近而潑刺飛騰。如投挺銀。如拋團雪。有時鳴鳩舞空。驀然攫之而去。洵為奇觀。

內浦釣艇

海水斗入豆北駿東之間。廻環數里。如巨囊。稱內浦。風微波溫。水族所聚。倚岸枕汀而屋者皆漁家。數百小刀常釣其間。如點落葉於琉璃盤上。夜則皆點火。輝輝相燦。如群螢飛空。一覽怡人目。

鷺峰新月

鷺頭山當靜浦東。屹然聳天。危巖古木冒頂。如大鷺豎頭毛欲攫物之狀。黃昏月躍出其上。離離然徘徊於斗牛之間。鷺亦不能攫脫兔歟。

狩野春漲

狩野川發源豆之天城山。過修善寺村下。受桂川。至香貫山東趾。合黃瀬川始大。迂廻沿沼津市街。西南注海。有板橋架焉。曰湊橋。南通香貫里。春雪既融。溫波打岸。舟筏上下如織。人馬絡繹橋上。網者竿者。散在于柳暗花明之間。居然一幅春江圖。

千本翠松

沼津西灣。灣環數里。翠松列植。隔白沙蘸海波。不知幾千萬株。俗稱千本松原。東鑑所載里見義成與齋藤實盛邂逅于千本松原。卽是。余久寓。遍探近地景勝。除富嶽外。必屈指于此。世盛稱舞子濱松。然彼矮

詩衛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朱註。小船曰刀。

疏不若此長茂。但不沿官道。少人知之者。景勝亦有幸不幸乎。

久能落日

千本松原。而田子浦。而薩陀嶺。而清見瀉。而清水港。連接縈彎。成半月形。是為駿灣。灣極處。一山崛起。曰宇土山。右足。蒼龍蜿蜒北走。飲清水港者。三保松原也。左肩。微露翠髻者。久能山也。斜日吞其上。愈落愈大。光彩四射。不可正視。古詩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豈是歟。

大瀨歸帆

豆山岾巖。凝紫攢翠。抱內浦而連者。為真城山。山尾西走入海。與久能山斜相對者。曰大瀨岬。岬外烟波浩渺無際涯。孤帆忽自天邊至。孤者為二。為三。相追逐而歸。合之久能落日。一幅橫披。暮景良工亦擲筆。

富嶽晴雪

富嶽四時戴雪。雲晴則白玉晶瑩于天半。是駿陽第一奇觀。十六景雖勝概各異。而仰嶽雪則皆同。故雲翳嶽則諸勝無色。然則十六景亦不過富嶽妝點。

筑前城下作

廣瀨 建

伏敵門頭浪拍天。當時築石自依然。元兵沒海蹤猶

在神后征韓事久傳。城郭影浮春浦。月絃歌聲隱暮洲。煙昇平有象。君看取處處垂楊繫賈船。

霞關臨幸記

重野安繹

明治九年四月十九日。車駕幸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之第。第在霞關。地勢高爽。下瞰城市。凡官署之布置。肆廊之交錯。燦列眉睫。東南望海。風帆雲鳥出沒乎碧波浩蕩之中。其灣泊則歐艦米舶。麤至輻輳。旗章搖搖閃日。此日也。天晴氣朗。矚目殊豁。八州之野。莽蒼連天。秀峰峻嶺。攢翠疊嵐。爭呈秀於御座之前。上顧而樂之。有栖川親王及臺閣諸大臣悉侍

鉦戶萌切。鏗口
莖切。鉦鏗。鐘鼓
聲。

染殿藤原良房
御堂藤原道長
室町足利氏聚
樂豐臣氏

焉。皆欣欣如也。宴酣。命畫工安田某。藤堂某寫景。史官日下部某。金井某作書。玉案之下。雲煙飛動。既而樂作于中庭。鼓吹鉦鏗。池水為湧。庭前有古松樹。幹屈而條垂。如老人跪伏上壽狀。其下櫻花爛發。豐艷可愛。乃折一枝。插之御輿中。及日晡。六馬始回。參議君惶恐俯伏。不知所措。賦和歌三首以見意。遂名其松曰御幸松。又將建碑櫻樹側。俾安繹撰文。伏惟中世以降。九重深遠。其幸臣子之第。搢紳則染殿御堂二氏。武弁則室町聚樂二氏而已矣。當其時將相專權。事出脅制。務飾外觀。誇張以衒世。安能得君臣樂

易。上下愉悅。毫無有間隔。如今日之舉邪。方今國家內外又安。中興之業。駸駸乎日進。乃破故格棄舊例。屈萬乘之尊。而數臨懿親勳舊之家。是不獨結上下之懽心。抑又觀感之際。大有啓發聖心焉者也。是故觀官署之布置。則思所以獎勵百官。肆廊之交錯。則思所以殷阜民庶。歐艦米舶。則思所以修善外交。海水淼漫無際。與山巒原野之莽蒼連天。則思政教之或有所不暨。顧見其左右。勳親則思益安之。材能則思益來之。而凡諸臣之侍筵者。亦皆思所以奉聖旨而贊至治。然則此一幸也。國家經綸之大業存焉。遊

蹇居偃切。易蹇卦。蹇難也。王臣往濟蹇。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

豫云乎哉。而豈染殿御堂與室町聚樂之可以比邪。安釋忝列館職。紀盛事以道古今。史臣之責也。故敢冒瀆如此。若夫參議君之竭力王事。蹇蹇匪躬。以致今日之寵榮。其豐功偉績。勒在簡策。此不復及也。

恩光閣記

三島 毅

明治戊戌春。秦山土方伯既辭宮內大臣職。謂毅曰。余自今閑適。子幸屢來過。毅謹諾。而未遽果。歲之端午。始訪其礫川林街之邸。伯野服蕭散。延毅其恩光閣。曰。此癸巳夏。天皇皇太后皇后三陛下所臨幸。當時川田剛有記。庭前所建碑是也。請子補記之。毅因

一讀知其梗概。伯導毅登閣最高處。曰。此三陛下御座所在。傍陳列當時賜賚寶器。如剛所記。又有描金書棚銀花餅銀鉢金屏風。曰。此辭職時。天皇皇后及皇太子所賜也。其餘平常賜物亦不少。恩光煌然射目。毅恐懼拜觀。曰。有此珍寶。可以永留恩光矣。既降出庭園。不見奇卉異木。而松杉楓樅檉樟等大樹。森然鬱然。環植重圍。如在深山幽谷中。曰。此材可以備他日柱桷朽腐。而枯枝墜葉。可以充家常薪柴。其外則茶圃連桑田。菜畦接竹篁。町町不知幾千步。而水田遶其下。稻秧青青。曰。此余課僮奴所耕耘。其收穫

擊節。謂擊手指節於几案也。一說。擊器物爲節也。皆通。

可以補家祿矣。毅曰。家祿雖厚。奢侈怠惰。或墜之。而今有此勤儉補足之計。可以永保恩光矣。既還閣。家畜園蔬以供午餐。芳潔澹泊。反有勝肆魚店肉者。緩酌徐啖。談風月以酣暢。時薰風度軒。潑刺有聲。出視則彩紙大鯉魚躍竿頭。問之則曰。今春誕嫡孫。從俗例祝之。毅乃擊節曰。有此哉。有此哉。夫有賜賚以留恩光。有家祿以保恩光。而無子孫則不可傳。今有此吉祥。可以傳恩光於不窮矣。伯欣然揚眉曰。子此言可以補剛記乎。毅曰。未也。中興功臣。被恩光者何限。或違旨免黜。或失人望退去。是皆傷恩光者。而伯則

三十年忠勤如一日。愈進愈寵。今也恐其盈滿。急流勇退。優遊送老。以全恩光。是可以補記也。若夫臨幸之盛典。與伯平生勳功。所以致之。則剛記盡之矣。毅復何贅。

四郡昭忠祠碑記

三島 毅

凡兵之全勝。由一戰而決。餘勢所及。不足復用力。神武東征之功。由國見丘。攻擊而成。後醍醐中興之勳。由千劍破防戰而立。今上復古之業。由伏見逆戰而定。余故謂征清全勝之決。在平壤一戰。何者平壤。朝鮮第一要害。而滿清銳兵皆集于此。戎器精良。糧食

充備。雖百倍之軍。用三年之力。未易俄攻。而我以遠航懸軍。陷之旦夕之間者。將卒忠勇。視死如歸。莫不一當千。職是之由。於是清兵膽落氣奪。爭先潰奔。我軍所向無前。渡鴨綠。取遼東。入山東。將逼北京。清主狼狽。割地請和者。蓋皆平壤一戰餘勢而已。此役也。我備中阿賀哲多上房川上四郡士卒。凡六百八十九人。屬第五師團。明治二十七年六月。發廣島。航朝鮮。其攻平壤。多從大島少將。向船橋里。船橋里。平壤第一要衝。而我軍最苦戰。以牽制敵勢。故四郡士卒戰死于各地者。凡十三人。而死于此者九人。其餘病

死者不與焉言
不與歡迎勿繫
上句看

死者凡四十四人。或負傷。或中瘴。雖不斃於戰鬪。而以死報國。則一也。二十八年七月。諸軍凱旋。朝廷論功行賞。鄉里載酒歡迎。而死者不與焉。四郡有志之徒。深悲之。因釀金。建昭忠祠于上房郡松山村松連寺中。歲時祀之。又立碑。請余文記其由。夫征清之全勝。由平壤之決戰。平壤之決戰。由船橋里之牽制。船橋里之牽制。由第五師團之死戰。則四郡士卒之死。關征清之全勝。豈不亦大矣哉。宜矣朝廷列之國祀。千歲血食。而有志之徒。又祀之鄉閭也。余乃係之銘曰。

若無死者。生者何以收其功。若無生者。死者何以全其功。是故征清之役。生死功同。苟欲稱生者之勇。何可忘死者之忠。

古今集

古今乃集

29
75
145
203
2175

日一十月三年五十三治明
 濟定檢省部文
 書用科教科文漢校學中

有所權作著

賣捌所

代表者

印發
 刷行者兼

著作

各府縣特約販賣所

原亮一郎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秋山四郎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東京市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十四番地
 右社長

同同同明
 三三三治
 十五十四
 年五年年
 三三三
 月月月
 五二二
 日日日
 發訂正再版印刷
 行行刷

行刷

漢文教科書
 定價金參拾錢



English

漢文教科書卷之三終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cluding names like 'My name', 'Mitsuzane', and 'Shirayama'. There are also some numbers and dates written in the margins.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1871

1871

M. Kawano Ken

M. Kawano

M. Kawano

M. Kawano

M. Kawano



1871